

海外詠史百絶

全

特40

450

和書架  
七七七一号

099280-000-3

特40-450

海外詠史百絶

河口 寛/著

M10

DBV-1706





枕山翁曰天上  
無為之樂竟應  
生倦厭之心抑  
不若世上有為  
之苦而他人欲  
為凡人可以知  
矣

河口 寬著  
千賀節堂校

# 海外詠史百絕

濃香樓藏

海外詠史百絕

身變者時勢也、時勢既變、不唯制度文物、而風  
俗變焉、人情變焉、至於詩亦不得不為之變也、  
其不詠黃色人、而詠白哲人、不依風騷慣用字、  
而用譯書生硬語、不必歸于溫柔敦厚、或涉鞅  
拗過激、亦時勢之所使然、吾豈好變哉、讀者勿  
咎之、

優游樂地幾年春、無食無衣飽煖身、當日不逢天帝  
譴、茫茫世界更無人、

人類之祖男曰亞當、女曰夏娃、在于地堂樂園之中、不衣不食、  
優游有年矣、後夏娃得罪於天帝、遂受胎孕之苦云、



枕山翁曰天上  
無為之樂竟應  
生倦厭之心抑  
不若世上有為  
之苦而仙人欲  
為凡人可以知  
矣



史百絕 并序

變者時勢也、時勢既變、不唯制度文物、而風  
俗變焉、人情變焉、至於詩亦不得不為之變也、  
不詠黃色人、而詠白哲人、不依風騷慣用字、  
而用譯書生硬語、不必歸于溫柔敦厚、或涉執  
拗過激、亦時勢之所使然、吾豈好變哉、讀者勿  
咎之、

優游樂地幾年春、無食無衣飽煖身、當日不逢天帝  
髓、茫茫世界更無人、

人類之祖男曰亞當、女曰夏娃、在于地堂樂園之中、不衣不食、  
優游有年矣、後夏娃得罪於天帝、遂受胎孕之苦云、

河口 寬著  
千賀節堂校

# 海外詠史百絕

濃香樓藏



儲齋翁曰禽獸  
蟲魚受賂苦果  
何理

又曰太古有大  
洪水爾後無之  
既可惟落句極  
妙

枕山翁曰九人  
分長九州之小  
者

又曰蒸菊美酒  
忽到我前雖誤  
我事焉得不舉  
夜光杯哉

儲齋翁曰謬云  
儀上之下即是  
也

又曰假託天神

生靈蕩盡地球新劫後只餘舟裡人三子三州各為  
祖花旗誰是殖蒸民

紀元前二千九百四十八年全地球大洪水除儲亞舟中所在  
之外生類無遺儲亞有三子曰閃曰含曰社列多閃為亞細亞  
州祖含為亞弗利加州祖社列多為歐羅巴州祖○亞墨利加  
州後世所創見而不知其人種之所出

熟到葡萄第幾叢陶然一醉臥涼風人生誤事皆因  
酒笑殺仍孫學祖翁

儲亞洪水後一歲出舟拓地植葡萄絞其液造酒飲而大醉為  
裸體

領獸携家不計程蹤追水草澹無情民風上古應如

我邦亦然所謂  
神祇政治世

枕山翁曰七年  
之語本于堯水  
湯早知未然之  
智亦有所據者  
儲齋翁曰原始  
知終亦此理乎

又曰與亡果在  
人邪抑在天神  
邪諉曰天命多  
是此類

許枉道天神命此行

社兒氏有亞伯拉罕者因神勅與其妻些刺子易些拘出國過  
撒布刺的移于昔南

當初孰見孰傳之古史荒唐儘可疑只辨七年飢饉  
備。棣。花。零。落。不。會。知。

儲居符孫道崔布最賢兄弟忌之資於商令携之於埃及道崔  
布有知未然之智埃及王召使言其未然曰可有七年洪水七  
年飢饉王以道崔布為宰相

謀成忽解十年罔馬腹誰圖伏禍機亡國亦應神所  
約何唯拉塞一王妃

的羅王子曰巴利斯神約妻世界第一等美人當時世界第一



枕山翁曰：當蒲中亦後稷之隘巷手。

儲齋翁曰：摩西前人問豈無十誠邪？亦見其說之窮矣。竺土五誠支那五常果何人投之邪？

又曰：連俳坊間都々一力士甚句亦皆入吟何宿橫文。

等美人爲ラセテ塞德ラセテ王ラセテ妃後也。利斯盜王妃歸的羅布ラセテ人怒。舉兵圍的羅城。過十年布撒人聲言：奴師造木馬々腹伏兵。置於海濱而去的羅人。奪木馬入城。是夜兵士自內啓門入希臘人的羅人大敗。

萬蒲綠遍水之濱。舟裡呱々索乳頻當日。若無公主認耶和十誠付何人。

批羅例人之在埃及者。生男國法令投于尼重川。有一婦舉男。盛小舟置於尼里川濱。當蒲中公主過而見之。託其母鞠養。及長名摩西。見天帝耶和華。受十誠。此爲猶太教祖。

處世何人無性情。歐州花月入吟評。橫行文寫溫柔。旨不許周詩獨擅名。

枕山翁曰：善謔寓規。竟能全他。路人果爲賢也。

儲齋翁曰：法律元爲治民。非爲亂民。苟法律而足。亂民何取於法律。後之議法律者。可用心哉。

希臘人工詩而波默列爲第一等。其勇武頌最多佳句。

誰能德澤得深淳。舉世吠虛仍傲。聖善、謹、寧、知、寓、微、旨、路人莫乃是賢人。

雅典國法使都人書其所惡於陶器碎片。充六千個。則黜之。宰相亞里的斯有名望。一日出于市要路人而使書其所惡。則己之名也。亞里的斯問其故曰：吾嬰於聞世人稱亞里的斯之賢。因爲此戲耳。

初將法律御黎民。苛酷殆難免暴秦。美政彰々期繼起。後三百歲有稷倫。

希臘國紀元前八百八十一年。猶屬草味例。屈兒苦初立法制。太苛酷。至於其五百六十年。稷倫更定條律。寬裕便於民。



又曰吳起兵法  
起於美人々々  
有練兵亦奇哉

又曰竹林之化  
果爲何益可謂  
文明退步隊長  
哉

枕山翁曰狗是  
竹林人有成敗  
竹君何知

又曰吾邦武田  
二郎佳兵取亡

嬌柔不畏故州兵慰藉爺々示款誠莫把傾城呼彼  
美々人此處是長城

初羅路之築羅馬城也愛人民之寡而隣國賊之不婚一日  
設大祭隣國士民携家來遊羅馬人起奪其女爲妻其父兄舉  
兵圍城女居間和解事遂寢

山川秀美海之灣七個賢人出此間不似竹林疎禮  
節各將文學化夷蠻

希臘國上古有七賢人問于世假會亞耳齊些包些母私陸  
多胡列亞那屈列思波母尼的假斯齊列是也或工詩歌或長  
學術

疆土徒誇富且豐佳兵讓國古今同君王一敗悔何

與此何異此人  
得活幸矣

及己落平均天理中

呂底亞稱豐富王屈兒叙尼嘗問梭倫曰宇宙間最得幸福者  
爲誰梭倫曰凡人有始有終者最爲得幸福王又曰如寡人者  
何如梭倫曰一時幸福必有一時衰微爲之平均幸與不幸非  
蓋棺後難定焉王不悟後信希臘人讒言起兵代波斯大敗爲  
虜始有所悟高聲呼梭倫名波斯王問其故憫之不殺

右手雖無勇有餘丹心豈敢負當初直將壯語壓強  
敵莫道荆軻劍術疎

羅馬之爲共和政也有復古黨引某王軍與共和黨取共和黨  
中有私加烏刺者潛入敵軍伺其王有緋衣倚樹者誤爲王七  
首刺之縛至王前王曰汝宜白羅馬城中狀不然有死耳私加



又曰始皇之暴  
兼愚公之愚其  
不似新田公也  
宜矣  
惜齋翁曰寫得  
猛我狀妙

又曰如是始稱  
國手也  
枕山翁曰藥已  
有君臣醫豈無  
君臣哉

又曰詩人之賢  
近於王蠋焉

烏刺曰府中有壯士三百人誓不共戴天王畏叔兵而去  
架橋、鞭海、々、應、怒、草、檄、增、山、々、不、移、何、似、扶、桑、左、中  
將、只、投、一、劍、感、馮、夷、

波斯王英吉塞爾基起兵代希臘海陸凡二百五十萬亞素山  
當行軍道王移檄令避又截列私奔海架橋々崩王怒鞭海

衆理元來出彼蒼君臣比喻最精當良醫、易地、即、良、  
相、治、病、方、同、治、國、方、

醫聖必保加刺的斯者生于小亞細亞之格爾初種百藥療人  
疾嘗曰醫者臣而自然者君也

一任外邊兵馬誰看花間鳥淡生涯腥風吹散滿街  
血不灑詩人賓馱家

儲齋翁曰仁厚  
之化何國無之

又曰古今同感

馬噫獨尼歷山王怒免別私人屢叛屠其街而獨存詩人賓馱  
列

想見誠心易感人豈唯簡畧號超倫敵讐猶自痛其  
死、何、況、地、方、新、附、民、

歷山王代波斯生獲其王太流士母待之太厚矣遂代東方諸  
國將抵印度一夕置酒罹病而薨矣地方新附臣民哭之如本  
國人大流士母亦慟哭而死矣

亂、邦、寧、可、寄、生、涯、行、道、轉、高、身、轉、危、無、罪、就、刑、非、所、  
恨、昭、々、心、事、有、誰、知、

希臘人索固拉斯修德講學國王惡之賜藥其徒議欲使逃去  
索固拉斯不聽從容仰藥其徒悲其無罪而死索固拉斯曰汝



枕山翁曰此老  
以日影爲衣被  
豈獻暄之人也  
哉

德齊翁曰似大  
岡仁政錄

欲吾有罪就刑邪

朝日當軒暖似春負暄欲獻更無人歷王枉駕渾閑  
事不問蒼生問赤貧

希臘古賢某貧甚歷山王訪之某正負暄王曰先生如有所缺  
某曰吾百事足矣唯所缺者王之立吾前遮日光而已矣

放棄荒陬歲月深哭君憂國淚泠々功成却逐楚臣  
跡引得人民推戴心

以色列爲此里私人所攻太關立大功遭忌屏居有年矣以色列  
列王掃羅薨太關毀衣悲哀國民推太關爲王大極富強

兩婦紛爭日欲沈訟庭風急落花深刀光一閃兒將  
死便見天然母子心

以色列王些路門即位初有兩婦爭兒爲訴者王按劍曰吾將  
斬兒爲兩段各持一段去甲辭色不變曰謹奉命乙哀泣不已  
王曰是汝之兒也

粉妝打扮美人姿紡績從教漏箭移決死投身狂炤  
裏撒王此處是男兒

亞齊利王撒免那把列不動政面塗粉若婦人服而紡績其將  
叛起兵王知不免聚寶貨於一宮自焚而死

手未痿時心已狂妄闌銀箭響華堂比于不死吾兒  
死畢竟君王是紂王

波斯王岡庇斯耽酒侍臣布歷亞私弊斯陳之王叫曰酒亂吾  
心痿吾手頃之王使布歷亞私弊斯子立堂隅射貫其胸



枕山翁曰有稱  
水術而不有稱  
賢術也噫

又曰獨夫可伐  
獨將可憐

借齋翁曰可謂

偶然浴處覺身輕金質純  
雁辨得明獨惜官途無此  
術混他邪正不分明

希臘某國王遊金冠王使亞幾墨的斯驗其金之純乎否矣亞  
幾墨的斯不得其術一日入浴忽有所悟遂得知其混他質乃  
今之稱水術是也

名望終能建壯圖行收寶貨入羅都  
催兒也解鄰家  
訣不伐人君伐獨夫

催些兒噴陸並為羅馬共和政斷獄官催些兒有名望噴陸忌  
之催些兒襲噴陸々々敗走催些兒收其寶貨不追噴陸曰先  
伐無將士卒後伐無卒獨將矣

料知決死在於官騎虎勢危停亦難寶貨貽民邦國

些兒知己

枕山翁曰圍城  
中食一枕之春  
夫如此則晉陽  
之沒所自取也  
將怨誰乎

敵遺書一字一長歎

催些兒為國宰立善法與大利人民悅服噴陸之黨就議政集  
會之席弒之催些兒遺書曰寶貨圍困貽諸庶民國郡貽諸叛  
人

怒濤暴漲浸城闕醉夢驚回一枕春手裡祝杯殘酒  
在灑吾鮮血獻他人

波斯王精刺斯攻巴比倫城々因不降有一川峽巖巴比倫而  
流殺刺斯預塞上流穿溝繞城一夜巴比倫城中會將士傳祝  
杯酒吏而川決水至兵卒踏藉波斯軍入城殺傷無算血滿祝  
杯

天道雖然均且平人間百事欠公評古今善惡因成

曰善惡因成  
敗古今通數太  
史公劉瓛記亦  
未免於此矣



敗美德、休言博美名、

浦兒徒私臨死曰德者博一美名而已矣

十字架頭紅血鮮蘇生匝月亦前緣當時引力知何在、  
不管飛騰去上天、

耶蘇受十字架刑三日後復活在世四十日而上天去○西人云地有引力引萬物故莫物不向地而墜焉

嫌安倦政古來然例、被功臣奪大權欲戮一蛇無氣力一車焚燒又他年

羅馬帝智罷列厲精求治晚年荒頽嘗戮功臣曰耳麻尼屈私子哥利屈斯為嗣謂曰朕將遣一蛇使吞羅馬人民又遣一車燒其蛇

儲齋翁曰諷得  
溫厚

又曰佛魔一如  
之理

枕山翁曰仁與  
不仁有恩露血  
痕之異焉耳

豈唯武族與儒林弑逆乾坤罪障深亡國亡家皆自  
取不知魔術在其心

羅馬帝內倫大逆無道有名學士武功將帥皆處死刑獅子隊起亂攻王內倫臨死書曰朕為何魔術所滅哉

喚做活神非所誣灑民恩露四邊濡卅年不作封疆  
計一將功成萬骨枯

羅馬帝安紀忍在位二十八年國家無事無史可記當時有活神之稱○結曹松成句

寶王從來不是珍、只須稼穡殖農民、設王有此公明  
語、欲贈當途用事人、

羅馬帝設有智墨維幾列臨崩曰願庶民務農耕又曰朕平生



莫物不有然無一以益於我矣

曾是術商野牧身清齋學道禮天神英雄教法無多  
子只把兵戈濟度人

回教祖馬哈默德少時為牧為商旋閉居齡過四十著書創一  
宗每語其徒曰不信吾教者宜以兵代之遂畧亞刺伯地方

將卒雖亡未策動依然片月亞州雲救人教是殺人  
器二百餘年十字軍

又曰吾邦山中  
幸盛以半月為  
號固于守國回  
教徒亦以此為  
號保百有餘年  
半月蓋多缺虧  
所以得神之助  
者歟

儲齋翁曰獲吾

耶蘇教徒抵耶路撒冷禮拜以為例後耶路撒冷為回教徒所  
取耶蘇教徒起兵攻之自千八十五年至千二百年間竟不能  
取焉耶蘇教徒軍以十字為號回教徒軍以半月為號  
大法宗臣議得成君權已見一毛輕抵今立憲稱嚴

心佩服々々

肅都自當時暴處生

英王約翰兪兪暴無比貴族等迫定大法曰國民有罪必其主按  
問處刑曰徵軍資必當國會議之今日刑法之權歸於上院金  
銀之權歸於下院蓋由於此大法云

豈唯同等視黎民無復威權在貴人佛國史中狼虎  
是慈祥却被喚麒麟

佛第九世路易廢置平民於第三等之法大削貴族之權有一  
夫訴按其事達其情世稱神聖路易

立君已創國家基易置何堪比奕棋枉使生靈坐塗  
炭牽連取號百年師

佛帝第四世加爾斯薨無子路易斯侯子立第六世非立弗是



枕山翁曰前半  
雄壯後半綺麗

又曰用得簡  
體齋翁曰藉口  
於神使亦英雄  
家傳邪

也初加爾斯妹嫁英第二世義德瓦生第三世義德瓦義德瓦  
以其外甥故自謂可繼佛帝位起兵入佛從是騷亂不已世謂  
之百年師

擇君雖在擇英明王統何須構甲兵  
戰紅花難弟白花兄

英約克爾加斯得兩黨以王統之事戰爭殆三十年矣約克軍  
微用白薔薇爾加得得軍徽用紅薔薇

人民解體國王癡隻手誰撐大厦危  
少女唯能號神使更無一個是男兒

佛王第六世甲利頗在不理事及其薨英人大舉而至焉諸城  
望風而降矣太子守孤城旦夕將陷有女子若安者年甫十八

枕山翁曰萍花  
無應歷甚

又曰張氏之雕  
陽楠氏之金剛  
山皆為燕北關  
東人之墓田世  
界中又有為人  
之墓田者偉矣

自稱神使以結人心解圍奉太子即位繼復諸城○結花蕊夫  
人成句

征帆西去指天涯  
漫碧茫茫進退疑  
忽認浪頭萍草  
滾仙台一訣得花旗

格倫布向西而航久之不見地水手怕糧將盡乞還適見海草  
之近船而流乃知新世界之不遠終得達於米利堅

謾恃豐饒擬俊賢  
弄兵贖武已多年  
俚言千古教人  
悚羅馬城頭是墓田

佛帝第八世加爾斯即位當國富兵強之時自欲倣歷山王之  
功業起兵數伐伊太里戕人靡財諺云伊太里國者佛國人之  
墓田也



儲齋翁曰奸雄  
而執宗教之權  
何世無之不堪  
慨然

又日活眼洞見

妄。謫。執。權。宗。教。門。法。王。尊。勝。國。王。尊。黃。金。許。贖。冥。々。  
罪。莫。恠。民。心。向。異。論。フロウキヤクシト

羅馬教徒中有一僧曰人犯罪僧許之罪則減矣其未犯者僧  
許之犯亦可也法王亦是此說因大得財有僧路得者諫之法  
王怒斥之諸國多黨路得者起兵攻羅馬法王被獲於是路得  
唱新教シノウキヤクシト力單宗是也蓋彪力單者異論之義

舊教會稱護法榮春閨辜負舊媼姪羅王不發堂々  
號却許成他豎子名

英第八世顯理奉舊教羅馬法王賜以護法者名後愛安者欲  
廢其后訴於法王后為日帝第五世查爾斯妹查爾斯亦奉舊  
教法王不能決顯理怒與法王絕奉新教自稱教長

新舊之門本一門是非只自愛憎論女王暴惡是羅  
刹血臭于今餘臭存

英女王馬利奉舊教新教徒多被殺者世稱血臭馬利

鳥之將死作哀鳴一敗知他百悔生銘我心肝要汝  
記勒斯文字太分明

馬利與兵攻佛大敗失其加勒斯加勒斯原佛地入英既二百  
餘年言語風俗變於英至此慚忿又病篤嘆曰吾將死吾死汝  
輩割吾腹視之加勒斯之字鐫在吾心矣

漏屋弊衣年又年解嘲一語足知賢此心異域將誰  
比臺上遙看萬竈烟

佛帝第十二世路易減稅節用嘗曰朕以儉素受朝臣之嘲而

枕山翁曰一帝  
之儉萬世之澤  
儲齋翁曰我  
仁皇却無此語



又曰守錢勝可  
愧死

不以奢侈使位萬民也

勤儉直堪保一生誰知鋒刃利於兵黃金畢竟成何  
用只買人間自主榮

英人培尼斯云惜金在保於自主之榮英人活克斯畢云借金  
於人鈍於我勤儉之鋒刃矣

欲廢公論々却多民心背處即兵戈君王不立兩安  
策未路放亡終奈何

英第一世查爾斯廢議院蘇格蘭叛起兵攻王王降議院長曰  
王安我危王危我安究竟兩安難兩立矣遂廢王變於共和政  
治

想見當年立偉功尚存金戒兩辭中須知舊律勝新

法未必空言除弊風

佛宰相利設露斯收撥政權大有功績每語人曰新法不如舊  
法除惡弊不在空言而在實行也

聚得星沙太苦辛此心須要立其身千金一刻休輕  
擲能積光陰是富人

英人亞微南云光陰者母金也善用之必可致富焉天上之星  
地上之沙勉強不已可得聚之也

大功不立不歸那勝魯伐波威武揚若使北州無勁  
敵應呼一個歷山王

瑞典王第二世加爾列年甫十八遠征誓不歸精兵八千入魯  
敗魯軍六萬轉入波蘭戰勝廢其王威震遠邇後為魯帝彼得

又曰余亦有此  
感今讀之慨然  
枕山翁曰中庸  
云天之至大為  
昭々之所積西  
域之聚字積字  
是為骨子



又曰滿胸靈氣  
洋語皆化漢

所破寓于土耳其

滿胸翰畧秘英奇忍耻包羞此一時無復當年太流  
士鄂羅爭得比波斯

魯帝彼得與加爾斯戰大敗帝曰朕將學勝彼之術於彼耳後  
攻瑞典屢勝佛居間和解加爾斯曰願盟於謨斯架城下彼得  
聞之咲曰彼縱欲學歷山王世奈無復太流士何蓋太流士波  
斯國王為歷山王所破者

內地遷民就戰遲待他兵士凍饑時後來佛帝落其  
穀何恠瑞邦黃口兒

加爾斯大舉入魯之哥羅諾篤彼得使居民退內地加爾斯驅  
兵而進適天寒雪深而糧道絕矣於是彼得率精兵六萬擊之

加爾斯大敗矣○千八百十二年佛帝那保列翁率兵百萬入  
魯々燒其都謨斯哥而逃時大雪兵乏糧食苦飢寒那保列翁  
収兵魯追擊得大勝蓋似由於彼得遺謀者也

無復滿頭長髮低短衣窄袖舉州齊百般制度取其  
長莫道姿容唯泰西

彼得慚其制度文為之不如歐洲諸國欲改之自謂不如先變  
即換體貌遂下令定衣服之制又使斷髮斬鬚

故人無恙故居幽一夢忽々十八秋忘却功名兼富  
貴團樂酌酒話會遊

彼得之在荷蘭也伍工丁學造船術後十八年遊荷蘭訪故居  
大會故友酌酒話舊滿座莫不感恩垂淚者

又曰得意之後  
會集故友不現  
功名富貴之狀  
能得人之歡心  
固為難也古今  
不得幾也  
懣齋翁曰真英  
雄心事寫得妙



豐公亦有此舉  
可謂不期而同  
又曰生悔心即  
英雄凡人所無  
枕山翁曰結用  
李義山句法便  
健

無復諸夷犯四疆，君王獨自悔顛狂。臣如犬馬后如敵，得侍夜筵唯杜康。

彼得爲人劇烈，夜間必飲火酒沈湎不省事，御侍臣待后妃如仇敵，後自悔曰：朕改國之過而不能改身之過也。

從教天主謾尊天，只禁昇王與議員。束縛人心有如此宗門，不許自由權。

英王第二世慈迷斯奉天主教惡奉他宗者，因是國亂其婿荷蘭大統領維廉起兵攻之，國民廢慈迷斯奉維廉爲王。維廉設法與國民誓天曰：第二世慈迷斯一族及奉天主教者自今不得昇王位，又不得充議員之撰。

會花山水兩兼之，更辨行雲變幻姿。不向人間求粉

又曰近時隨園之詩一以造化

爲師是故愈變愈奇，夫師人者焉得奇哉！  
健齋翁曰：師化工何啻畫工。

本化工。畢竟是吾師。

佛人古勞德羅倫以畫開于世人，家田園山水花鳥必就真景寫之，或至於終日望行雲變幻天色明暗而立。

漫將白楮替黃金，自此邦家逐歲貧。買得人民何限恨，終無寸土寄單身。

蘇格蘭人羅烏長理財見佛王進製紙幣償國債之說，大得信任。紙幣漸多而金貨漸減，焉終至國無替紙幣之金而紙幣之用頓廢矣。羅烏出奔。

風前看得菓辭枝，自此談天術最奇。莫問傳承從那處，商量妙理有唯思。

英人牛蕭一日步樹下見菓墜，忽悟地有引力，遂推究日月星



又曰以雷光爲碑最奇

運行之理以成一家學或問曰子因何得此大發明牛蓋曰吾唯思之而已矣

不論地角與天涯萬里遙音信一絲自此小兒名不朽電光即是記功碑

米利堅人弗蘭克林發明電同於越氣之理或嘲曰此發明成何用邪弗蘭克林曰小兒不能用而至大人始當有用焉○西國勸功業於石者謂之記功碑

是非便合決當時誤事休官悔已遲廢置猶欽心志大滿贏不做子孫遺

英與西班牙有隙國人請取宰相羅伯瓦爾波不欲戰而恐違衆議強從之戰不利後國人歸咎於羅伯由是去官羅的雖被

又曰真相度今人果如何

物議素有害相之度利祿與人律身太嚴

萬卷何如一百兵徒將條約結同盟果然俊傑知時務墨未乾時已砲聲

日帝有一女國法非男子不傳位與各國議改國法將軍某不喜曰萬卷書結條約不如一百兵守之帝崩女即位未幾亂起

不問天家是女兒民心足卜國安危和成封境各依舊枉了八年相續師

佛奉巴哈理國主即日帝位攻埃女帝出奔而在行在募兵破佛兵逐巴哈理國主先是李亦攻埃而英援埃自千七百四十年致其四十八年而和議成焉初各國之意在於廢女帝而裂埃之地至此各國封疆無所損益世謂之埃地利相續師



枕山翁曰楊廣  
周盟合爲一人  
可畏々々

又曰案牘整齊  
不是俗吏當是  
循吏

婦操已非貞且堅婦才堪執大邦權英風偉業古今  
際匹敵唯他唐則天

魯女帝第二世加他隣爲第三世彼得之后弒帝即位攻土擴  
其疆勝瑞典伐波蘭而取之建學校修道路其功業亞第一世  
彼得

一語何曾傍教門看來實理實心存分明說盡行仁  
法誰料歐洲出魯論

英人查斯德費耳士著家訓頗似論語○西人論道德書不傍  
宗門涉空理者幾稀矣此書絕不見其弊

披衣理髮向清晨几案曾無半點塵書冊理時馴狗  
吠誰圖俗吏是文人

健齋翁曰金馬  
門隱士真非俗  
吏文人一針

蘇格蘭人斯格的爲小吏俗務紛劇中立課程讀書不倦每朝  
五時着服理髮六時對文案書冊排列狗在側九時全家會食  
嘗語人曰吾欲以職務得口糧而不願以文藝爲生計也

不省官家君不君謾囚名士禁新聞噤臍難及民皆  
背華盛先頌獨立文

英王第三世若爾日時有維爾格者刊新聞紙諱朝政王下  
之獄禁新聞紙於是民心睽離物議騷然王不得已赦維爾格  
斯未幾米國叛推華盛頓爲將傳其獨立文英伐之不勝

點滴聽餘夜已闌細思氣性就眠難阿嬾不解後年  
業只作尋常兒戲看

英人瓦德年甫十四適在家煮茶當七於茶瓶口敷其蒸氣爲

枕山翁曰人之  
權智巧於造化  
之機



又曰黑崑崙是  
玄圃遺種喚之  
他亦可况喚之  
人手

儲齋翁曰無拙  
亦可比西施手

水而滴其母以爲戲叱之由是悟蒸氣有擴力至於用以運諸  
器械

讀律逐條經兩春何曾一視不同仁從來犬馬充驅  
使許黑崑崙始喚人

英人額爾未爾沙伯乞廢黑奴賣買法院不許之從是職務忽  
劇中讀法律書二年巴力門條例法院議案莫不博搜廣羅終  
得其要領乃曰英國法律中莫奴使他人以爲直者又著書痛  
駁之後來黑奴賣買之廢以沙伯爲唱首

遮莫呼妖又喚狂廿年經驗苦辛嘗人生自此顏皆  
好不辨西施與六郎

英人日納爾發明牛痘法時人不信之目爲妖術日納爾不以

又曰君臣之制  
或可廢矣而其  
義則終古不可  
廢

又曰吾邦亦有  
其人  
枕山翁曰華胥  
之境豈有飛丸  
之懼邪

爲意切確二十年始得大行于世

君臣本分豈昭明原自人民協議成憂國深心滄海  
似灑來作此不平鳴

佛人烏兒爹耳博學多識唱民權駁宗教其黨羅掃亦著書題  
曰民約其大旨曰凡君臣之分政體之綱原係人民相約而所  
定焉故今自人民廢君臣改政體固無不可也此說一出全國  
靡然和之後來之大變革蓋啓源於此云

德行勝兵身可防任他朋黨日搶攘邸門不掩長高  
枕無復飛丸到睡鄉

佛人孟典德行顯于世內亂之際朋黨相軋多被害而搢紳中  
不閉門者獨孟典而已矣或曰孟典一身之行自足防危害勝



又曰女中刺客  
優於薛政矣  
嵇齋翁曰丈夫  
可愧死

又曰愉快々々  
枕山翁曰長眠  
之語古人既已  
言之但以轉句  
斬新是亦成新

又曰確夫子楮  
先生弄多少工  
夫

嵇齋翁曰千古  
不朽可謂列翁  
知己

於一隊之兵也遊矣

雲巒花顏何偉哉壓人山岳手傾攬成仁竟學丈夫  
事眉斧、抵、當、誅、巨、魁、

佛國之爲共和政也數黨互相擠排而稱山岳黨者最橫恣政  
令苛酷倍於立君之時有女子哥爾的者年尙少懷匕首訪山  
岳黨巨魁馬羅羅刺之大呼曰吾爲國誅此賊遂受縛從容  
就死

文明也及墓門邊梵寺絕無香火烟抹、鐵、天、堂、地、獄、  
說、只、言、一、死、是、長、眠、  
佛之爲共和政治也廢邪蘇散毀寺院而題墓門曰死者永世  
之眠也

誰將奇術奏奇功自此休言色即空。明。月。不。虧。花。不。  
落。唯。由。硝。子。楮。生。功。

佛理學家加爾斯者偶見銀盞之觸日光變黑色用之寫物形  
於紙是爲寫真鏡之初爾後經數氏研究終至於用沃頓極其  
精妙

魯英字煥各侵疆大業併身共敗亡猶剩六編條律  
在森然到底有誰當

佛帝那保列翁即位之初愛從前法律之紛雜條緒之紊亂約  
爲一書々凡六編曰憲法曰民法曰訴訟法曰商法曰治罪法  
曰刑法近世歐洲各國莫不取法於此書者

霸圖將畧更無倫一代威名震四隣。德、我、能、昇、帝、



位冠儀何倚異端人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那保列翁即帝位其十二月二日行大禮此日羅馬法王來巴利斯將行加冠之式而那保列翁不喜之自取冠戴之又自取冠加后之頭

戰勝仍須訂舊盟使臣長策說連衡不知身已屬衰  
兆謝絕張儀猶進兵

千八百一十二年那保列翁敗于魯於是魯率兵侵佛羅那保列翁親將戰勝進兵埃使游說家墨的爾尼說曰陛下及今宜退日耳曼之地埃將居間謀和是為陛下萬全之策也那保列翁曰今我戰勝不能退寸步雖然埃國之所乞亦有情誰不得已者唯返登黎里亞耳墨的爾尼曰埃帝以陛下姻戚故特遣

又曰英雄末路  
往々有如斯者  
可慨歎

枕山翁曰大學  
斷々夸之人固  
似無能然能治  
人國者

借齋翁曰太似  
宋神宗為政者  
可鑑哉

臣進此說陛下若不容埃亦戮力於魯字與佛決戰耳

英雄欺世語生新為惜奇才却害身不識無能堪治  
國枉言二字屬愚人

那保列翁曰無能字見於愚人之字書

文明祗合伍齊民莫學握苗圖一新瑪帝不知君主  
道速行却作退行人

上帝第二世瑪羅為天性智勇慕魯帝彼得之為人改兵制建  
學校定新律講醫學設新聞而痛吸回教命運說但其求治之  
急國民不知新法之為益而生抗敵之念騷亂相踵終致希臘  
埃及之獨立塞爾維之叛

寶刀在手不停揮屈膝偷生愧世譏未心英雄諳古



典且將符節敵重圍

塞爾誰叛土推手兒尼若爾日為元師兵不充八九千人土兵  
數萬圍之遣使曰宜脫劍乞降以全命手兒尼若爾日答曰欲  
得劍請來取焉蓋此語係希臘斯巴爾太國王勒荷尼達之所  
言

憂國能為天下先歐州也有仲淹賢始終排擊共和  
說身係安危十七年

彪的者英人也仕為首相當時佛人唱民權國政終變於共和  
政治彪的憂其說之及於我起師討佛難有勳和者不聽當時  
國中無事為其功居相位十七年矣

同是人間第一流用兵誰劣是誰優英雄只被英雄

枕山翁曰十七  
年之相所希見  
矣范仲淹被屢  
出故不能致十  
分之力可惜

又曰泰西出甲

越二公

認莫恠知音在敵儼

英大將空林登善用兵嘗與佛帝那保列翁戰于瓦得路初那  
保列翁語人曰朕今日之戰但在於與空林登試用兵優劣耳

鐵路氣車初了功三十六里一時中地球縮得行程

近誰料人工勝化工

英人士提反孫幼而貧力役自給年十八始讀書造氣車鐵道  
一時間行三十六里先是有造此器者未成其用至士提反孫  
始成矣

白日堂々付水流空論自悔作優游厨為書空箱為  
案千首詩輕萬戶侯

英人撤母兒德留者靴工也好論國政至夜造靴一夜鎚打革

又曰洋西有張  
公子作者詠之  
亦杜牧之流亞



有聲小童自戶外曰靴工盡間閑游至夜勞作德留不覺曰實  
然徒是勉職讀書家屋狹隘以庖厨爲書室以風箱爲文案作  
詩歌著文章以自遣○結杜牧成句

風急旗旗三色翻私論爭得敵公論四條法廢相辭  
職難慰人民未死魂

佛帝第十五世某爾斯不喜民權爲政任意當此時貴族僧徒  
僭倣恣權查爾斯布新法四條其旨在抑民權於是府民憤怒  
携兵器迫王宮時千八百三十年九月廿七日也官兵散散府  
民踏折王旗章而樹記自由自主字三色旗廿九日帝不得已  
下令曰廢新法四條黜宰相汝輩宜引去府民曰此二事未足  
以償數千人戰死之責三十日遂以路易非立爲全國總督

又曰我國之不仁  
爲敵國之不仁  
自非賢聖人不  
能同仁之文明  
人之不仁固不  
足怪也

喫烟爭比飲芳醇不恤滿清全國民苦覓戰端謀大  
利文明人是不仁人

英女王維多利亞即位初國人鬻阿片烟於清人喫之多罹  
病者消禁之英人私運之不已清怒迫其甲比丹使出阿片烟  
燒之其價抵三百萬磅於是英起兵攻清々敗割香港償二千  
一百萬元而和成焉

用兵也託法門神累世心圖在四隣五國纔能安一  
國休言國力是平均

魯與土於宗教之事有隙起兵侵土驅英佛出兵填普給資各  
援土魯兵擊土軍英佛兵進黑海破魯魯遂和議成焉○託宗  
教伺人國見于魯帝彼得遺訓○歐州諸國強攻弱必他國援



又曰蛛絲爲虹  
筆氣成采  
儲齋翁曰巧綴

之號稱國力平均蓋在於防自國之害也

拂曉涉園成趣時偶然落想沒人知誰圖未雨長虹  
影元是蛛蛛一縷絲

英人伯拉溫一日拂曉涉園逢蜘蛛絲橫路忽有所悟遂用鐵繩  
而架鐵懸橋

繼才欲和大風歌雲不飛揚竟奈何猶有遺民懷乃  
祖投票何恠姓名多

第三世那保列翁千八百三十六年起兵叛佛被放于米利堅  
共四十年又率第一世那保列翁舊臣五十人舉事無應者被  
禁錮逃在干英後因投票爲大頭領未幾開議院而捕議員百  
八十八人下之獄終昇帝位

又曰諺云智者  
眼前有三尺暗  
殆謂此乎

會誓皇基也等閑六軍一敗血痕斑身爲囚虜國民  
賀翻覆人情三月間

千八百六十九年是班牙國將以李王子爲嗣約已成矣那保  
列翁令李破其約又使約李國王王子此後不爲是國嗣李不勝  
却其使時其七十年七月十一日也李起兵攻佛屢敗矣其  
八月三日那保列翁降于李先是五月二十一日那保列翁使  
國民誓百歲後其太子可繼位至此國民相賀逐其太子并后  
變於共和政治

術義假仁天下同虛談豈足決雌雄智人秘計無他  
事只在彈丸火藥中

李首相比頑末兒克曰假仁術義滔々皆是談論不足以決事



唯有鐵與火而已矣

稼穡辭官苦自嘗風耕雨斲幾星霜辛勤先創兒孫業豈翹成都八百桑

比須末兒克少年承父遺進去官力耕大致富

狂歌醉舞送生涯喚馬呼牛任世嗤唯有楊家紅拂妓羅絲香木寄相思

比須末兒克少壯放縱無賴閭閻憎之某氏女有容色比須末

兒克贈書乞婚父母不許而女請嫁

自由自主說何新欲把邦權付萬民固執一君專治法東洋英斷有斯人

千八百三十年後李國多唱民權說者比須末兒克獨曰君主

又曰古云英雄好色信然  
枕山翁曰秋波之利能射英雄漢

又曰能斷則得國不斷則失國斷之機不容髮也

之權受諸天不可假於民

衆怒何辭萬口喧排他摸佛做英論憑君莫學邯鄲步失却天然字國魂

比須末兒克嘗曰李國人自有李國魂不得做英摸佛也

片言不說別離哀說到邦家淚暗催最是書中感人處孔丘盜跖俱塵埃

比須末兒克奉使在于魯贈妻書中多憂國之語其末曰凡人或彈丸或疾病早晚不得免死一為白骨誰復辦智愚。結杜甫成句

又曰失故步者極多可歎可笑  
懣齋翁曰似沃和魂



尤侗張潮之外別闢一境所以竟體  
無一猶人語也  
枕山厚敬批

曩歲賴山陽藤東湖二氏並以詠史  
鳴于世自此天下之詩人相爭摸倣  
開口輒曰詠史々々而問其題則陳  
腐其意則踏襲譬猶萬人同射箭集  
一的焉今此篇所詠皆係歐米諸國  
其事未經人道而能出之以雄渾典  
麗或寄託胸臆或規諷一世絕無陳  
腐蹈襲之病可謂別張一的而射之  
者矣敬服乙丑紀元節鈴木魯妄評

自宋學士賦日本竹枝清人或有倣  
掣者而若外國詠史未曾聞有之此  
篇可謂新發見一詩國其功不在閣  
龍下也哉乙丑新年小寒後三日由  
僭批多罪



明治十年四月廿六日届

著書並出版人

茨城縣士族

河口 寛

東京第五大區六小區  
下谷稻荷町廿五番地

定價七錢

發兌書肆

東京神田明神下  
松住町

島屋平七



